

美語續詮

美語中的雙聲和疊韻

喬志高

口語走在文字前頭，無論哪一種語言都是先有字音才有字形。由於聽覺的敏感，語文中就會有「象聲詞」，「雙關語」，以至「雙聲」、「疊韻」和「疊字」種種花樣。把一個音重複起來講，是小孩子牙牙學語時的習慣，因此大人逗小孩說着玩也用「疊字」。中國孩子喊「爸爸」、「媽媽」。英文 Papa 和 Mamma 幾乎完全同音。奇怪的是我們的「爹」和「爹爹」，英語也有相等的 Dad, Daddy；可是英文 Nanny 指「保姆」，中文的「奶奶」却是「祖母」。小狗「汪汪」叫，洋狗叫 bow-wow。小孩「哇哇」的哭，美國孩子哭起來聲音是 boo-hoo。至於「哈哈」ha, ha「呵呵」ho, ho，中外一理。

這些原始的語言巧合，是容易理解的。但比較微妙的新詞和俏皮話也用重複語，那就值得玩味而有時頗為費解了。我認爲很有趣的一句話，說久居巴黎在一九二〇年代發掘了不少現代作家和畫家的美國女名士葛爾珠·史坦是「達達主義的媽媽」。Gertrude Stein is the mamma of Dada. 這句話就很妙。史坦女士自己也有一句傳誦遐邇的名言：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可以說是超出了單純的疊字範圍而進入「意識流」的境界了。

上海方言中討厭人家說話聲音嘈雜聒耳道：「講閒話嘩啦嘩啦！」美國西北華盛頓州有一個地名叫 Walla Walla，簡直就是此語的音譯；不過這個「嘩啦嘩啦」與美國許多別的稀奇古怪的地名一樣，原來是紅印第安人語詞，意思是「許多河流」many rivers，跟滬俚不相干。

還有，住過香港的人知道，在港九之間川流不息的「天星輪渡」，每天深夜一兩點之後停駛，以前還未造海底隧道時，唯一回「對面海」的辦法就是雇一條「小划子」，這種小划子用本港英語說也叫 walla-walla，詞源我未追究過，不知和上海閒話的「嘩啦嘩啦」有沒有淵源。

標準英語中不少疊字和疊韻的詞，隨便翻一翻字典就可以發現。此外根據「牛津字典」舉幾個例：

tomtom，（音：湯姆湯姆），名詞。通常指非洲土著所用的牛皮鼓，但據註解源出印度，顯然是一個擬聲詞，就和中文把鼓敲得「咚咚」響一樣。

so-so，形容詞。意謂「不過如此」、「乏善足陳」。人家問你：How's business these days?（這些日子生意怎樣？）你回答：So-so。（還好，或「馬馬虎虎」）。評論田徑賽說：His record in the 800 meters is only so-so.（他八百公尺的成績只不過「平平」）。

helter-skelter，副詞，有手忙腳亂、抱頭鼠竄之意。

pell-mell，副詞，與上一則類似，也是形容亂七八糟作鳥獸散狀。

Pall Mall，倫敦一條有名的街道，讀如「派爾・邁爾」。美國人出產一種 Pall Mall 牌的紙煙，但美國人的讀音是「跑兒馬兒」。

hurly-burly，吵吵鬧鬧、烏煙瘴氣的。如：He doesn't like the hurly-burly of political life.（他不喜歡政治生活的烏煙瘴氣）。

hurdy-gurdy，（猴的狗的）。街頭耍猴戲的人用手搖的一種風琴，其聲「唔唔呀呀」，所奏的多半是懶洋洋的義大利小調，如「我的太陽」O Sole Mio。

roly-poly，原指一種菓醬捲的甜點心，後來形容胖得「圓鼓鼓」或「圓滾滾」的小娃娃，好比無錫「大阿福」。

Humpty-Dumpty，（恨不跌・頓不跌）。童謠中一個雞蛋型的角色，坐在牆上摔下來，跌得稀爛。「國王發動千軍萬馬，也

沒法子把恨不跌，頓不跌弄還原！」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annot put Humpty-Dumpty together again. 用小寫字母，此名統稱又矮又肥的人。

美語比較年輕活潑，在押韻的詞語方面格外豐富而創新。有時是簡單的「疊字」reduplication，有時用「頭韻」alliteration，最多的當然還是像作詩一樣，把母音重疊起來做為「腳韻」end-rhyme，往往在主詞之後還杜造一個毫無意義的音節，以便達到押韻的效果。

blah-blah，（白啦•白啦）。沒有內容或「大吹法螺」的空話。
hush-hush，（噓•噓）。並非叫人不要出聲，而是用作形容詞，指非常秘密的事物。The FBI gave him a hush-hush assignment.（聯邦調查局給了他一項極機密的任務。）

yak-yak，（牙咳•牙咳）。或兩字當中再嵌一音，成為 yackety-yak，形容長舌婦喋喋不休、沒完沒了的聲音。亦泛指大夥兒人聲嘈雜、冗長無味的說話。When Congress is in session, you get a lot of yackety-yak.（國會開會時，你一嘴我一舌的說一大廢話。）

boo-boo，（補•補），名詞。指很窘的小失誤。美國近代總統中艾森豪將軍算是口齒不太靈的一位。他每逢舉行記者招待會即席答覆問題時，措詞往往失當，語句有時也含混不清。有一次不知說錯了什麼話，事後被人質問，他坦然承認道：I made a boo-boo in that statement.（我那句話出了一個紕漏。）

goody-goody，等於中國話的「好好先生」。

fuddy-duddy，「老糊塗」，尤指腦筋陳腐的「糊塗蟲」。

buddy-buddy，（把弟•把弟）。兩人非常要好、拍拍肩膀「稱兄道弟」之謂。有時可用來表示反面的意義，如：I don't care for that buddy-buddy stuff.（我不喜歡那種「稱兄道弟」的作風）。言下認為那種過份知己和親密的作風有一點虛偽，並非出於誠意。美俚另有一個類似的疊韻詞曰 palsy-walsy。按 pal 字原義「好朋友」、「夥伴」、「搭擋」，

加上一個字尾-sy，再配上一個爲押韻而毫無意義的字 walsy，形容兩人一搭一擋、形影不離。

lovey-dovey，男女相愛，整天像鴛鴦交頸一樣扭在一起，卽是 lovey-dovey 的一型。情侶拍照，擺出「卿卿我我」的姿勢 lovey-dovey pose.

hanky-panky¹，「上下其手」，欺騙，「偷偷摸摸」等等不老實的勾當。英語原有此字：魔術師口中唸唸有詞，乘人不察，作出「偷天換日」的把戲，叫做 hocus-pocus。Hanky-panky 可能是從這個疊韻詞伸衍出來的，前半截的 hanky 是 handkerchief（手帕）的簡稱，是變戲法常用的道具。美國人近來喜歡檢舉舞弊營私的事，因此 hanky-panky 一詞屢見不鮮。記得越戰方殷時大批美國丘八駐紮西貢，不免有不軌的行動。據記者報導，吳廷琰總統的弟媳婦曾有禁令，不許美軍人員和當地良家婦女之間有什麼 hanky-panky（曖昧）的行爲。

honky-tonk，低級酒館，進進出出的都是酒鬼、賭棍、和下流舞女，還有人叮叮噠噠彈着蹩腳鋼琴——美國西部牛仔電影中常見的一景。

hotshot，熱門人物，風頭很健的人物，較之 big shot（大亨），來頭還要大。（標準英語中稱百發百中的神槍手爲 hot shot，那就大異其趣了。）

fat cat，（肥貓）。指腰纏百萬的大腹賈，面團團的富翁。亦指社會上的「特權階級」。

lulu，名詞，了不起的、「天字第一號」的人物或事物。That speech he made was a lulu.（他那篇演講簡直妙不可言。）此語不一定是褒揚，有時亦可以含譏帶諷的口吻出之。The boss doesn't make many mistakes, but when he makes one it's a lulu.（意謂：老板不錯則已，錯起來比別人錯得精采。）七七事變之後，中央社派燕大學長盧祺新爲該社有史以來第一位駐美特派員。盧兄到任不久就去紐約

專訪「時代」週刊發行人、出生中國山東省的亨利·魯斯 Henry R. Luce。這段側面新聞被「紐約客」雜誌採訪到，在該刊短訊欄發表，標題僅一字：Lulus。按「紐約客」與「時代」同業相輕。魯斯先生一本正經，自命幽默的「紐約客」一向喜歡拿他開玩笑。因為「盧」「魯」諧音，Lulus 是個標題就一語雙關，可解作「盧（和）魯斯」，亦可解作「兩個寶貝」，可謂相當捉狹。

hubba-hubba（好吧·好吧），驚嘆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流行的切口，表示歡欣鼓舞之意。相傳源自華語，我在「英語新詮」、「中文西用」篇中曾錄之待考。現「韋氏新國際字典三版」和「蘭登書屋字典」都收有此詞，但仍表示出典不明。Wentworth and Flexner 的「美國俚語詞典」却一口咬定，說當年中國飛行員派在佛羅里達州某空軍基地受訓，他們教給美國盟友一句中國人見面打招呼的口頭語：「好不好？」how-pu-how。不久就演變成 hubba-hubba，見了花枝招展的美女走過時，就發出這種口號，相等於色狼的呼哨。

新的科學發明和設備偶爾也會給我們帶來一兩個新的疊韻詞。最顯易的一個例子就是「手提無線電話機」，英文叫 walkie-talkie（走着講着）。收音、錄音用的「高度傳真」儀器 high fidelity，索性把兩個字的首一音節取來組成一個簡明而押韻的新詞 hi-fi，現在已普遍應用。不久以前逝世的神秘富翁許士 Howard Hughes（編按：此間譯為休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耗費巨資製造一架巨型木製的飛機，以便長距離飛行之用。結果雖沒有成功，但他替那架飛機所起的名字，因為是疊韻詞，至今大家還記得，叫做“Spruce Goose”（俏鵝）。

「俏鵝」令我想到「滑鷄」slick chick。這不是引人發笑的「滑稽」，而是指面貌姣好、衣飾漂亮的女郎，不消說也是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大兵愛用的一個名詞。

以上所舉的例子，無論英文或美語，都是屬於疊字或「腳韻」格的。其實說起英語來，「頭韻」的片語和「雙聲字」也很容易上口。如：from top to toe（從頭到腳），friend or foe（友乎敵乎），part

and parcel (不可或分的部份), without rhyme or reason (毫無道理, 無緣無故) 等, 不勝枚舉。美語中除沿用這些成語外, 還自創一些押頭韻的說法, 如: 「又淘氣又討喜」naughty but nice (通常指小孩調皮或女孩子不規矩, 但雖然如此還是討人歡喜); 「更大更好」bigger and better (做買賣或做廣告自己吹噓的話); 「又甜又酸」sweet and sour (甜酸排骨是外國人愛吃的中國菜式) 「天不怕地不怕」Come hell or high water。

英語美用的雙聲詞也列舉幾個例子如下:

fiddle-faddle, 驚嘆詞: 「胡說八道!」名詞: 「無理取鬧的玩意兒」、「毫無道理的事」。顯然源出標準英語中的 fiddlesticks! (胡說!)

flimflam, 「偷天換日」的把戲、騙局。flimflam artist 即騙子、「拆白黨」。

flip-flop, 「翻來覆去」、「反覆無常」, 用做名詞或動詞均可。

ding-dong, 擬鐘聲的「叮噹」。亦可用來形容鬭爭的劇烈。

In 1960, Kennedy and Johnson fought a ding-dong battle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一九六〇年甘迺迪和詹森競爭民主黨的提名, 打得你死我活。)

典型美國俚語中有兩個雙聲詞頗堪一噱。(一) lounge lizard。直譯起來, lounge 是一種老式沙發型有靠背的長睡椅, lizard 是壁虎、蜥蜴之類的爬蟲。兩字組成一詞, 指遊手好閒、油頭粉面, 整天懶在人家客廳或旅館廳堂的沙發上和女人廝混的傢伙。有一時期美國大學裏特別用此詞來形容和嘲笑一般吊兒郎當的男同學, 又要找女同學又不肯花錢帶她們出去看電影、吃館子, 祇是一天到晚在女生宿舍的客廳裏消磨時間。此之謂「睡椅壁虎」。(二) parlor pink。直譯 parlor 是小客廳, pink 是淡紅或粉紅色。這個雙聲詞盛行於一九三〇和四〇年代, 美國有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 嚮往社會主義, 然而不過是附庸「瘋」雅、徒尚空談, 紅得不徹底, 被人譏之曰「客廳裏的淺紅人物」。

多半說話押韻的調調兒，都是青少年口中出來的，有時跟所謂「樂迷切口」jive talk 有關，歷來各種新型爵士以至搖滾樂就有 swing and sway, boogie-woogie, bebop 和 rock and roll 等名稱。以下這些例子，近幾年來成人也學着會用了：

eager beaver（熱心的海狸）。指工作特別踴躍、巴結的人，尤其是用以譏嘲討好上司的同事。

legal eagle（法律老鷹）。精明銳利的律師。

culture vulture（文化禿鷹）。文化人士，自命醉心文藝的人物。按以上三詞，後面用的字不是飛禽就是走獸，目的雖為押韻，但含義對所指的人物並不恭維。「禿鷹」是一種噬肉的凶鳥，文化界而有禿鷹，可見是斯文敗類。

cheap creep（吝嗇鬼）。美語叫吝嗇、「扣門」的人，本來有 cheapskate 一詞。但晚近罵人通用 creep（鬼怪），與 cheap（寒酸）同音，那末很自然地就配合起來成為疊韻詞了。

gruesome twosome（怪人一對）。指一對情侶。乍聽似乎是看見別人成雙做對，而吃醋的話，其實首字 gruesome（醜怪）多半是為配音之用，並不一定有惡意。

double trouble（雙料困擾）。有「禍不單行」之意，亦指極端的煩惱。

chalk talk（粉筆講話）。足球或籃球教練在賽前用粉筆在黑板上作圖解，向隊員指示策略之謂。

funny money（滑稽鈔票）。即假鈔票也。

nitty-gritty。此語近年來非常流行，但無法直譯。按 grit 原是「粗砂」，nitty-gritty 是名詞，指一件事情的核心或本質。以前美國人有一句慣用語道 Let's get down to brass tacks. 或 When it comes to brass tacks. 意思說：不要漫無邊際的說空話了，讓我們紮紮實實的來談問題的重心吧。現在 brass tacks（銅釘）這個譬喻被 nitty-gritty 取而代之。

go-go, 形容詞,「快快走」、「猛進」。最著名的兩個用法饒有趣味:(-)不久以前華爾街的股票市場推銷一種號稱短期內可以發大財的「共同基金」mutual fund 投資辦法,叫做 go-go stocks 或 go-go fund (哥哥股票、哥哥基金)。(二)「無上裝」topless 的舞孃也叫做 go-go dancers (哥哥舞女)。兩者大概都有「大胆」與「急進」的共同特徵。

no-no, 名詞,最近非常流行,代替 taboo 一字,指一切禁忌的事。如橄欖賽進行時有人犯規,電視報導員就說:Oh, oh, that's a no-no! 聽上去好似又返回小孩牙牙學語的階段了!



明道文藝

十二月號要目

- 略論中國古典詩的時空結構／余光中
- 試談詩的意理結構／羅龍治
- 文房四寶／曹緯初
- 約旦民俗博物館／梁丹丰
- 大千八伯／小民
- 築壩大師——水獺／溫良恭
- 愛迪生的少年時代／杜慰君
- 現代人與現代人的煩惱／趙淑俠

本期除有上述言之有物的論述文章外,同時有楊念慈、鄧文來、亮軒、楊御龍、陳雨航、荻宜、丘秀芷、溫瑞安、吳望堯、彩羽、沙穗等名家創作共四十篇,內容充實。敬請購閱。

定價:每本三〇元

訂閱:半年一五〇元 全年二九〇元

劃撥:二六四六二 明道文藝社

社址:臺中縣烏日鄉中山路九十九號